

名人评传丛书

迷人的阿红

蒋登科 著

○吕进：《迷人的阿红》序○我所认识的阿红○阿红的人生述略○阿红的人格扫描○阿红的为文之道○阿红的编辑生涯○阿红诗歌创作的纵向考察○破译阿红的心灵密码○阿红诗歌的艺术流变○阿红诗论的主要形态○阿红诗论的文本特征○阿红诗论的学术品格○阿红诗论的主要内容○独具魅力的《阿红日记》○阿红的散文创作○说不尽的阿红……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吕 进

迷人的阿红

——蒋登科著同名诗人评传序

登科为阿红兄写的评传《迷人的阿红》即将付梓。一个令我喜悦的消息！传主阿红对于我，亦师亦友。作为一位出道很早、诗名很响的老诗人，阿红给了我不少教益。他有时也许是无意间对我说的话，给了我持久的影响：写诗论更心明，看人世更眼亮。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们之间的友谊虽被空间隔离，却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日益浓厚与升华——在这商品化大潮冲击下，社会人文精神出现危机和文人出现精神危机的尘世，有一位心灵能够相沟通、互呼应的诗兄与诗友，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迷人的阿红》的著者是一位近年在诗坛开始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他写评传的时候还不到30岁。他是西南师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也是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之一。登科是一位勤奋的人。这几年成果不少。学术水平也在明显地提高。学界的人都知道，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从来很严格，因此，作为我带出来的硕士，登科从我这里，当面得到的称赞很少。其实我对他是看好的。我相信，登科会在诗坛上更加地“火”

起来。登科为这部评传度过了无数不眠夜，失去的是睡眠，获得的却是给诗坛献上的一份珍品，很值得我对他表示祝贺。

阿红兄来信令我作序，受宠若惊之余，却又感到在寻找写作时间上的一筹莫展。于是，想到一个懒办法：七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迷人的阿红》，在文中对阿红其人其诗说了不少保留至今的印象。干脆就将那篇文章拿来，权当作为本书的序。下面就是去掉了大标题的那篇文章。

靶像与人生

一位朋友到家里来向我倾吐积愤，慨叹世味日薄与人心日险。我指着靶，笑了笑，说了下面一番话：“老兄，对暗箭不要总是这样忍辱负重。忍，就是一把刀插在你的心上，怎么会好受呢？既然一身都被射满暗箭，你就应当是只刺猬了！”朋友拍手叫好，愁容顿退，对我说：“你终究是个搞诗的，你这段话不就是一首极妙的诗吗？”

我洋洋自得。

因为的确有一首这样的诗。它当然不会出自我这愚笨的人之手，而是阿红新近捧出的诗集《窗外不是梦》中的一首。我是在为自己朋友的佳篇而陶醉呢！

这诗的题目叫《暗箭与靶像》：

射手一支暗箭/靶像长一根刺/射手无数暗箭/靶像变成
刺猬/然而在灵视的窥镜上/靶像依然是巍峨的人光彩的人/
射手竟成/刺/猬

阿红的诗不属于不懂人生、不懂艺术的浅薄者，也不属于游戏人生、游戏艺术的轻薄者。他的诗看似轻松，实则冷峻；看似甜美，实则苦涩。他的诗来自真实的人生，饱含曾经沧桑者的深思，交织着爱与鄙视、愿望与忧虑。《暗箭与靶像》是诗化的人生体验。阿红曾经谈到过1957年：“我像一只鸟正向云天冲刺，一阵乱箭，落在尘埃。虽未中箭，却好久不敢起翅。”（《诗人的自白》），这是诗人初次领略“箭”的滋味，在其后的

岁月，他大概有幸重温过这滋味。30余年的悲欢才酿造出这九行诗，这诗怎能不深厚，怎能不深刻？

蚌病成珠。诗人的苦难是他的财富——如果他善于审视苦难的话。

读这样的诗，就要求读者有相应的人生体验，否则，就会不解诗中味了。我就在对这首短章的反复吟哦中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和净化，因为我也中过箭，时或也见到一些别人中箭的悲剧。邓拓有诗云：“书生不作皱眉事，人间仍有切齿人。”软弱了一些。当然，“射手”要比“切齿人”更厉害，是行动着的“切齿人”。所以，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应当变成刺猬。我多么愿意向阿红道谢，难为他用诗笔为我的愁闷打开一个出气孔，难为他用歌声给我的良知送来了温暖的柔情。

尽管近年的“流行理论”倡导诗人不必理会读者。但我仍想说，诗人的普视性（朱光潜称之为“不朽的本领”），即善言人之欲言，易言人之难言，是优秀诗人的标识。《暗箭与靶像》的作者绝非那些病态的穷形怪状的自恋者所能比的，他是属于众人的歌者。

翻读《窗外不是梦》，类似篇章比比皆是：《凝望成一棵树》、《清明雪》、《鱼化石观照》，等等。尤为使我击节赞赏的是《动物园联想》，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的联想啊！诗是这样开笔的：

大圈里 套中国

中圈里 套小圈

我读这两行，顿时感到了一种困锁，一种窒息，一种窘迫。是诗人敏锐了、深化了我的感觉。读到诗的结尾时，我又感到了一种渴望，一种向往，一种宽广的舒展：

小圈外 是中国

中圈外 是大圈

大圈外 是大天空

大森林

大追逐

神出鬼没的联想。没有真实的人生，没有真切的对人生的爱与思索

的人，绝然无此诗！

海 之 恋

今年夏天在香港和诗人蓝海文谈起阿红。蓝海文不无高兴地说：“阿红的诗在不断变呢！”台湾诗人吴明兴最近写道，阿红“写诗30年，依旧能在面临新形态时保持高度颖锐的自觉，它使后生小子明白地意识到，要活泼创作的生命，得能随时绝处逢生，自我超越。”应该承认，港台诗人的印象是准确的。

从气质上，阿红就是一个富有敏锐感觉和创造力的人；好像永远在发现“新大陆”，好像永远拥有用不完的生命的活力。

他编刊物，总是不落陈套，时时有“新招”；他编自己的诗集，即使在编排、装帧上也别出心裁。“他的点子多”，这是诗坛许多朋友对阿红的赞誉。

就是日常生活里，阿红也是阿红。不幸，我刚好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特别的不精干。到外地出差，捎回家的“外地珍品”，常常恰是重庆满街都有的，而且，重庆的价格还低些呢，妻子因而笑话我的“不中用”。为了摆脱窘境，我也想出了一种“点子”：只要和阿红在一起开会，就“紧跟”阿红。前几年，阿红在北京买了一个活动衣架，有弹簧可以固定于房中，主干上有许多衣架“横枝蔓延”，克罗米的衣架，银光闪亮。好，我立即向他打听售货地点。这下子，回重庆时我突然变成了能干的人了。都说这是最新产品，纷纷询问哪里能买到；年轻人还给活动衣架取了一个心爱的绰号：圣诞树。我在得意之余暗想：北京的日杂店那么多，每间日杂店堆着那么多商品，阿红怎么一眼就能盯上“最新产品”呢？

感觉敏锐，别出新裁，应该是一个诗人必备的品格。诗的青春正在于永不停步的创造，诗永恒正在于永无止境的发展。

阿红迄今出了四个诗集：《绿叶》（1963），《淮河，我心中的河》（1985），《柔姿纱下》（1988），以及今年面世的《窗外不是梦》。这里把80年代（诗人阿红和诗评家阿红同时高产的年代）的三个集子作一番比较。

阿红喜欢海，就从这个诗题切入吧！《淮河，我心中的河》中有一个组诗《海的恋歌》，且读其中之一：

大海啊/请你不要/翻着白眼皮瞅我！怪我蓄着过耳的
发，/怪我脖上挂着项链，/怪我穿着花衣。

//我爱你！我的心/像杨柳一样翠绿/像阳光一样明丽！

——《我爱你》

诗写得朴实无华。“翻着白眼皮瞅”人的大海意象使人读之一笑，笑之难忘。不过这诗无论在审美观照抑或审美表达上走的似乎都是老路子——50年代开始的中国新诗的老路子。诗的新鲜气息不足。

那么，现在读读《海无题》吧（《柔姿纱下》）。《我爱你》写于1981年，而《海无题》则是1986年之作，五年间，阿红实在是走了不短的路程。

读后会一惊：这是阿红吗？仔细领会，又会感到这的确是阿红。亲切，诚挚，自然，《海无题》的这些特征是阿红一贯的风格。然而变化确实够大的了！

下面就是《海无题》：

A

海问戈壁/时间会把我变成你吗

B

海总向礁石倾诉真挚/礁石总向海耸立冷漠

C

地震使海悲哀/但，地不会总震/风暴使海激怒/但，风不会总暴/天晴使海欢喜/但，天不会总晴

D

再见！海赠我/半握浪花/，几声鸥影/一棒哲思/我赠海什么呢

E

海拥抱投奔她的赤裸/或者泳装

显然，诗的审美视点内化了。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变化。依我看来，从审美观点着眼，文体无非两类：外视点和内视点的。整个文学就是这两类文体互补互渗的多元结构。外视点文体偏重绘画，将主观成份尽可能多地留给读者。相反，内视点文体偏重音乐，将客观成份尽可能多地留给读者。诗无疑是内视点文体，它展现的是内心，内宇宙。诗具有对外在现实、外宇宙的超出机制。

正因为如此，并非世间的一切都能入诗，诗人总是钟情于那些富有表现性的事物，因为，“表现性”就蕴藏着“超出”的契机。甚至在一年四季中，许多诗人也有所偏爱：由枯而荣的春天和由荣而枯的秋天在诗的天平上总是比闷热的夏天和沉寂的冬天有更大重量——因为春和秋更富表现性。生动的海，灵动的海，自然成了古今中外永恒的诗题。

如果说《我爱你》更多地是用肉眼去眺望大海，那么，《海无题》用的就是心眼：诗人用心灵视点去把握大海，大海心灵化了，心灵大海化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心灵的太阳重新照亮的大海。于是，阿红成功地摆脱了对以散文方式安排的外部世界的依存性，真正进入了诗的世界。

通常所谓有诗的纯度，我想，无非就是指诗的文体特征的净化度；进一步，就是诗的资格程度；再进一步，就是诗的心灵化、内视化程度。《海无题》比之《我爱你》，扩而言之，《柔姿纱下》比之《淮河，我心中的河》，通过审美观点的调整而获得了更高的纯度。

诗人阿红面貌一新！

附带写一笔，这里谈内视点是在谈诗人的心理感受方式，而不是在谈诗人与外在世界在本源上的关系。如果谈论后一个话题，那么应当说，诗人在外在世界中的体验越丰富，他就越有可能获得敏锐的内视点。阿红正是例证。

西方现代派提出的“纯诗”说不具备理论价值，或者，“纯诗”说是一个伪问题，如同物理学中的“永动机”说一样。从诗的本源讲，窗外可不可

安》，房内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别有一番情趣。唱毕，阿红便拿出一盒录音带播放，当晚的各种声音都在里面了。他显得很高兴，也很激动，他说：“登科，你们这次会议有不少资料，但我这一盒录音带肯定是最独特的，我要拿回去好好保存。”

我问阿红表演的是什么节目，杨光治说：“阿红用声音抒情。”还不等别人接话，阿红便说开了：“我学狗叫，我只会学狗叫。在很多时候，当别人要我表演节目时，我都学狗叫。”我突然记起，前几天读《阿红日记》一书时，曾读到过这样的记载。当时我显得特别轻松，这些诗人，评论家在他们进行创作、研究时很认真，很严肃，但是在生活中，他们又很随和，很有情趣，他们善于从各种角度去感悟人生。诗人真可爱，爱诗的人永远年轻，这是我从阿红身上得到的感受。

研讨会期间，工作节奏相当紧张，吕进先生因劳累而病倒了。我年轻些，自然挺过来了，不过仍然觉得很累。但我承认，那个晚上，我很轻松，扰人的困倦似乎跑得离我远远的。诗人晓帆用宏亮的声音唱的那些六、七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诗人金筑演唱的四川民歌，等等，都让人想起很多事情。他们对人生，对现实，对诗歌的种种言谈也让人感觉到诗人们心中的种种无奈与苦闷。我不知道阿红是否把这些写进了他的日记里，但我是不会忘记那个夜晚的：一个真实、温馨的夜晚，一个让我了解了诗歌之外的阿红和诗人的夜晚。

四、面对大师的阿红

1994年10月中旬，我第三次见到阿红。我们都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等单位为庆祝著名诗人臧克家九十华诞联合举行的“臧克家文学创作研讨会”。由于有了以前的交往，我与阿红更熟悉了，一见面，我便打趣地问他近来身体怎样，爬坡上坎是不是还象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很风趣地说：“不仅如此，我还刚刚到鬼门关前走了一圈，阎王爷不接待，我回来了。”原来，他因为肺感染发作而住进医院，病情相当严重。到北京之前，他刚刚出院。

然而，阿红仍然很乐观，会上会下都很活跃，特别让我惊奇的是，他

对很多新的东西都感兴趣，都想去尝试一番，每次都会有新的情报向大家通报。有一天午休时，袁忠岳、吴开晋、朱先树、王一桃、桑恒昌、晨声和我不约而同地聚在阿红和吕进两位先生住的房间里聊天。阿红突然问：“你们家的余钱是怎么安排的？”有人说存定期，有人说存活期，有人说现在的生活根本没法余钱。阿红说：“如果有余钱，就应该炒股票。这一年来，我认真地研究了一番炒股票的法则，只要买进和卖出的时机把握得好，定会赚钱。我试了。”大家都对他的高论感到好奇，但结果，大家都说不敢去冒风险。

阿红就是这么个人，对什么都感兴趣，都想去探个究竟，按他的话讲，要多方面去体验人生。在我的印象中，阿红总是充满好奇心和童心，充满对生活和艺术的智慧。

那一次，阿红穿了一件很独特的坎肩，全身上下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口袋，那是他特地为出差而购买的。他说：“我把出门需要的各种证件和钱全都放进口袋里，小偷难偷到，而且也不容易丢失。”我是把这种行为当成一种人生智慧来看待的，现代的成功者不仅应该是事业上的强者，而且也应该是生活中的强者，阿红是把这二者融合在一起的。

当我和阿红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仍然象以前一样给我鼓励，希望我要多读书，多观察和思考生活，多写文章多写书，争取每年能有一本书出版。他说，在现代社会里，名字出现的频率越高，人们就越容易记住，最后也就能为新诗的发展做更多有益的事情。从他的话里，我深深感到他的心里时刻都装着他的朋友和读者。

作为著名诗人、诗评家、编辑家，阿红与诗坛上的大师诸如冯至、艾青等均有交情，但阿红对他们非常尊敬，称他们为老师，他说他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到了很多。这次在北京，我亲自领会了阿红的这种品格。

有一天，我们去北京图书馆参观“臧克家文学生涯展览”，阿红从前言到后记认真地看了一遍，还拍了不少照片，他对臧克家先生的成就十分惊讶，到车上便对我说：“我这次带病进京开会，是想见见一些久违的朋友，更是出于对臧老的敬仰。臧老这一生真不简单，写了七十多本书，并且都很有特色，下笔成文，是大师气魄。我过去打算这一生出十本书，现在算起来已出版了二十多本，但是，太少了。你正年轻，一定要想法多写书，多出书。”我听得出来，除了他对臧老他们那一代成就卓越

读《窗外不是梦》时，我突然发现其中的好几首居然写于1988年1月的上半月，地点：八里庄。我感到了惭愧。1988年的1月上半月，阿红和我都在北京，都在八里庄，都在作协招待所，而且住同一间房。那是紧张的半个月——全国新诗（集）第三次评奖的初选工作正在进行。各地报送北京的诗集共230余部，10人组成的初选班子要在半月内从中初选出15部集子作征求意见的备选篇目，其工作节奏可想而知。我的一个不薄的笔记本最后是记得满满的；读每一部集子的印象、我的评价、以及读诗过程中获得的一些理论灵感。阿红也是整天整夜地读诗，间以不断接待朋友——他的朋友实在不少。谁知道在这期间他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这些诗，什么“舞台”呀，什么“情场”呀，什么“小羊”呀，还“并非所有的”。

阿红就是这样，对诗总有一番不能了却的情缘。他在又忙又累的生活中“钻空子”写诗；他在经济拮据的窘境下编《当代诗歌》——这家刊物要活下去，一年至少得要8万块大洋。没有这8千张“大团结”，就谈不上团结诗爱者了！凭着阿红的精明能干，凭着阿红的足智多谋，如果不去和诗这劳什子结情缘（须知他20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前就已经出了小说集，大学毕业后很快地就逐渐有了名气），而去去市场上活动活动，他不就“发”了吗？

但是，阿红却一片冰心在诗歌。这，正是阿红迷人的地方。

阿红爱诗歌，重友情，对自己却并不过分地珍爱和看重。仍拿评奖的初选班子来说吧，全国搞了三届评奖，他就参加了三次初选工作（第三届评奖时，在初选后“荣升”评委），以他的资格，以他的知名度，作一个初选班子成员实在有些委屈他。可是阿红从不这样想。每届初选，他一接到通知就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而且，随身带着一大堆活计，以便“见缝插针”。初选班子的会议上，他从不摆谱，甚至在我的印象中他不从第一个讲话。“我不懂理论……”，这是阿红常用的开场白，讲得那么诚挚，诚挚中还夹杂着一丝儿诚惶诚恐，虽然紧接在后面的往往就是既中肯又生动的见解。

不计较自己的分量正是阿红特殊的力量，尤其在近年追名逐利的乌烟瘴气笼罩的文坛。和有些永远有着“部优产品”感觉的人相比，阿红实在是高洁的形象。

难怪诗坛上有许多人喜欢阿红。难怪阿红每到一处，那里就一定增

添几分欢快与热闹。

迷人的阿红再次证明了千百年来反复证明的艺术真理：人格与诗格密不可分，尽管这个艺术真理被一些人“翻着白眼皮瞅”着呢！

目 录

● 吕 进 迷人的阿红	7
-------------------	---

——蒋登科著同名诗人评传序

第一章 我所认识的阿红	17
-------------------	----

- 一、爱诗引出的神交
- 二、初次见面的印象
- 三、诗歌之外的阿红
- 四、面对大师的阿红
- 五、有一种要写写阿红的欲望

第二章 阿红的人生述略 27

一、从童年到中学时代

二、走进大学

三、风雨如晦二十年

四、辉煌的岁月

五、人生新境界

第三章 阿红的人格扫描 50

一、真诚：阿红的人生基调

二、博爱：阿红的人生情怀

三、创造：阿红的人生智慧

四、挚着：阿红的人生动力

第四章 阿红的为文之道 61

一、蚯蚓和蜜蜂的启示

二、阅读：终生不衰的情趣

三、阿红的读书方式

四、读书与创造

五、更深层次的收获

第五章 阿红的编辑生涯 77

一、为人做嫁衣的一生

- 二、独特的编辑风格
- 三、既是编辑又是教师
- 四、与编辑工作密切相关的几部书

第六章 阿红诗歌创作的纵向考察 95

- 一、倒金字塔式的创作格局
- 二、觉醒期：高唱绿叶的赞歌
- 三、拓展期：走向主体与本体
- 四、升华期：走向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
- 五、创造的苦恼与苦恼的突破

第七章 破译阿红的心灵密码 139

- 一、“我写我的全心灵”
- 二、艺情：写给缪斯的情诗
- 三、乡情与亲情：关于真诚与爱心的正面传达
- 四、自我观照：关于人生的内心独白
- 五、世态与生态的心灵探照
- 六、美的心灵与美的艺术

第八章 阿红诗歌的艺术流变 182

- 一、创新意识：阿红探索诗歌的内在驱力
- 二、视角转换：由外倾型转向内敛型
- 三、文体净化：从题材确指性到主题无名性
- 四、阿红诗歌的语言创造
- 五、阿红诗歌风格的演变
- 六、外语入诗及其他

第九章 阿红诗论的主要形态 217

- 一、简单的交待
- 二、民意测验
- 三、诗话
- 四、诗论与诗评
- 五、创作经验总结

第十章 阿红诗论的文本特征 229

- 一、强烈的编辑色彩
- 二、感悟性与随意性
- 三、诗论表达的文学性

第十一章 阿红诗论的学术品格 245

- 一、求实意识
- 二、创新意识
- 三、多元意识
- 四、开放意识

第十二章 阿红诗论的主要内容 256

- 一、诗歌创作理论
- 二、新诗本体理论

三、诗歌范畴研究

四、诗运研究

第十三章 独具魅力的《阿红日记》…… 286

一、《阿红日记》的特点与内容

二、读者眼中的《阿红日记》

三、由《阿红日记》衍生出的《诗路灵痕》

第十四章 阿红的散文创作 …………… 299

一、魅人的“第三者”

二、阿红的散文观

三、阿红散文的诗化特征

四、阿红散文的风格

第十五章 结语：说不尽的阿红 …………… 316

附录：阿红文学生命痕迹 …………… 320

一、阿红文学简历

二、阿红著作目录

三、阿红诗文入选书目

四、阿红作序的著作

五、关于阿红的评论

在诗的世界里 344

——《迷人的阿红》书后